台灣文學館與我

林瑞明教授演講紀要

講稿整理/楊護源 研究典藏組 圖/台灣文學館

曾立志要一輩子做陽春教授,連歷史系主任都沒做過的林瑞明教授,卻成為台灣文學館第一任創館館長。 文學館成立過程相當曲折,所幸在籌設期間有許多人共同努力,奔走催生。林瑞明話說當年,回首來時歷 歷在目。他說所幸當時尚是個能實現理想的年代,能在反覆折衝之中,致力建構台灣文學。此次「台灣文學館與我」的經驗分享與傳承,為本館留下了珍貴館史紀錄。

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林瑞明教授,筆名林梵,為著名詩人與台灣文學研究學者,在2003年受命籌備本館開館工作,當時成立「國家台灣文學館」並擔任第一任館長。本館館史室為追本溯源,特以「台灣文學館與我」為題,邀請林瑞明教授分享台灣文學館開館前籌備的點滴,並與館員進行互動對談。本期館史室閱覽專欄繼上期刊載林前館長與文學館館員的對談後,再節錄演講內容,讓讀者能對本館籌設之經過有所瞭解。



從「國家台灣文學館」的門牌説起

時間過得很快,我是2003年至2005年在這裡擔任館長,現在一晃眼也 已經過了四年,現在是白頭宮女話當年,當時我任內的同仁都已經離開 大半,增加很多新血,可能很多人也是第一次看到我。

我從一進文學館就看到那塊國立台灣文學館的牌子講起,因為那塊牌子可以串起很多故事,大家都知道,原本是掛國家台灣文學館,但是在掛國家台灣文學館前,在開館前文建會的屢次會議或是行政院的協調會議中,都是叫做國立台灣文學館,那為什麼會變成國家台灣文學館呢?那是因為在最後一次行政院的協調會上,說要把文學館定位為行政法人,和一般的行政機關不一樣,要走行政法人路線,為了有所區別,以國家台灣文學館為名。可是我在接到文建會任命是要來籌建國立台灣文學館,因此就請文學大老鍾肇政幫我們題字寫下國立台灣文學館,並請木工製作為牌子,結果在開館前一兩天才說要改成國家台灣文學館,我趕忙又打電話給鍾老,因為知道他身體不大好,請他再寫一個「家」字,我們再想辦法加進去,但是鍾老說這樣不行,文脈不順,寫出來的

字不好看,因此又重寫了一個國家台灣文學館,製作成牌子,所以就有了兩塊牌子。我任 內掛的牌子是國家台灣文學館,鄭邦鎮館長時又改成國立台灣文學館,連牌子都不必重 做,只要把原來鍾老寫的那塊拿出來掛,另一塊國家台灣文學館就收藏在館史室,這是有 這樣的變化,但這還不足以表現出當時的曲折。

蜿蜒曲折的創館之路

其實這個館在1990年代開始呼籲要成立時,當時還是李登輝、郝柏村當政那個時代,台灣還一下子出不來的,最早籌備的名稱是叫做現代文學資料館,以現代文學館為推動的方針,有濃厚中國意識的人會贊成這樣的名字,但是比較站在本土立場的人會覺得在台灣建立一個現代文學館,好像很難抓到要害,你的現代文學館到底是指涉什麼,如果只是台灣的現代文學館,那範圍比較狹窄,如果是中國大陸的中國現代文學館,就很清楚定位,所收集、研究的範疇是中國現代文學這一塊,如果在台灣弄一個中國現代文學館,就很像是仿製品,突顯不出台灣的特色。藝文界、社運界當時都已經反映出,台灣需要一個國家級的台灣文學館,可是這個也不是可以馬上一步到位的,這期間有很多人的呼籲,包括台灣筆會的呼籲,鄭邦鎮館長也參與在裡面,在很多人的倡議下,隨著時勢的轉移,才慢慢朝著台灣文學館的方向發展。不過,當時只要談到台灣,就會引起很多爭議,有人會認為台灣就等於搞台獨,小鼻子小眼睛,所以國立台灣文學館這個名稱就在這樣的折衝反覆下,又跑出一個國家文學館,不要提中國或台灣,就叫做國家文學館,但最後這樣的名稱都沒有定案下來。

1994年行政院變更核定籌建現代文學資料館計畫,將其與當初六年國家建設計畫中之視聽藝術資料館、文化資產研究所等三者合併為籌建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計畫,納入行政院十二項建設計畫中;因此當時現代文學館就縮小成為文資中心內部一個單位,僅設置文學史料組,實不足以表現台灣文學的特色。後來在立法院裡有幾次的公聽會,我也曾經以專家學者身份發表意見,在大家的努力下,才把文學館從文資中心裡劃分開來,成立一個文資中心、一個台灣文學館。這樣一個曲折的過程也突顯出催生過程中有很多人的共同努力,才終於有了國立台灣文學館,但在開館之前又臨時改成國家台灣文學館。

當時為了推動行政法人路線,其實也有優點,如果走行政法人路線,執行過程中人事、財政比較獨立,用人時也比較不受公務員資格的限制,因為像文學館這樣的機構有其特殊的使命,其從業人員要有一些背景知識,如果完全是公務體系出身,可能公文這套會很嫻熟,但台灣文學的內涵究竟是什麼,可能掌握得不是很好;反之,進用不受公務人員資格限制的人,可針對專業領域來取用人才,但行政的部分就不熟。可以想見,2003年開館那個階段,除了少數幾位文建會下來支援的人以外,進用一批從來沒有公務體系經驗的

94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0.03 NO.26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0.03 NO.26

人,運作起來每天都過著很緊張的日子,幸好當時文資中心就在隔壁,寫公文時不懂得怎 麼寫,就去文資中心請教他們,他們也不吝指教。

一個史料學派館長的務實耕耘

在運作成立這個館之前,文資中心的時候就已經在進行,文建會籌組一個台灣文學館開館小組,差不多在2001到2003年間,當中有文建會一些人包括當時文建會副主委吳密察、已經過世的文建會的黃武忠;文學部門的專家學者其中有兩位,一個是現在在清華大學擔任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的陳萬益教授,另一個就是我,就近在台南。

我也是因為參與小組會議,2003年這個館要開館時,需要有人來擔任館長,我本來是沒有行政經驗,原本是立志要一輩子做陽春教授,連歷史系主任都沒做過,不是說我不孚人望或是人緣太差,幾次歷史系曾經要我當系主任,我說我連桌子都管理不好,怎麼管一個系?另一個理由是我的健康一直不好,1997年我病倒,因為腎臟的毛病被發出病危通知單,差一點沒命,所以我從來沒想過要去搞行政工作。但是2003年時有一個狀況,從頭到尾參與台灣文學館籌設會議的人,我是其中之一,另一個是陳萬益教授,但因為他已經到清華任教,家也在那邊,距離太遠,要他來擔任館長得台南、新竹兩邊跑。在這個情況下,有人想到由我來擔任。

現在如果回過頭來讓我想2003年8月進到這個館到2005年8月離開,前後兩年在我一生裡面算是蠻好的記憶。從本來是個單純的研究者,對於過去的一些文學史料進行了某些觀點的詮釋,可能每個人有見仁見智的地方;可是我總覺得像我這樣的史料學派,我在提出一個詰問的時候,都建立在一手的資料上,事實上是蠻嚴謹的,雖然不像現在台灣文學研究,動不動就後殖民、後現代等各式各樣的理論,不停的搬弄,從某個意義來講,我當時進行的研究,楊逵畫像也好,其實就是在進行一個後殖民論述,我試圖透過一個戰後知識份子的觀點,重新去回溯日治時代的作家,他們的作品在那個時代的意義,以及為什麼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被切斷,我們的文學史是斷裂的,我們進行的就是這個斷裂的部分的重構或重建,這恰恰就是一種後殖民的操作方式,只是不像現在這樣套用很多理論。我也因為有這樣的經驗,常常在思考台灣文學的建構,思考到應該往前推到明清時代、甚至推到原住民文學的部分。剛開始在做這些本土論的台灣文學論述時,大多會被認為是思想有問題,或者是台獨,如果在國民黨時代,其實是沒什麼發揮的,剛好2000年的時候政黨輪替,對本土的建構就比較用心,如果沒有那次政黨輪替,可能說不定台灣文學館也出不來,可能一直導向現代文學的概念,或者台灣文學史的建構不會那麼有縱深,從過去古典漢文學或者神話傳說,一直到強調母語文學等等。

像我這樣一個從來沒有想要成為一個機構首長的人,剛好有這樣的機緣,因為2000年

到2008年間對本土的重視,不管是歷史還是文化的重視,民間、文學界、學界各自分頭努力下,形成我們台灣文學館,說起來算是蠻難得的。

我沒有行政經驗,那如何領導這個館?其實我是蠻惶恐的。文建會找我時,我提出一個要求,副館長的人選要由我來找,必須要有個副館長跟我同心協力,因為館在台南,因此要找台南地區的人,想來想去,就找了陳昌明,當時是成大中文系的教授,而且剛開始設立時,是設定中央三級機構的規格,副館長必須要有教授資格,陳昌明剛好升上教授沒多久,而且也有行政經驗,起碼比我懂一點。可見文建會當時很支持這個館的成立。陳昌明當副館長對我幫助很大,有時候分工合作,有時候共同努力,當時努力的一些方向,現在看起來都還是照這樣走。

大家應該也可以發現,我們館裡面用的一些器材、桌椅,用的材料都相當好,那都要花很多經費,但也要抵抗一些壓力、抵抗一些誘惑。開館的時候經費比較充裕,第一年的時候預算是2億5千萬,另有3千萬左右設備改善費,一切都秉公處理,材料用得最好最要緊,其他都是其次,這也為文學館打下不錯的根基。

包括夜間燈光改善,我也覺得做得不錯,有一種含蓄之美,這都要承辦同仁很用心去經營,才能夠弄得比較好。我現在有時候從中正路騎車回家,看到文學館的夜間照明,覺得很耐看,不會像某些機關弄得很招展的感覺。

時間過得很快,從2003年開始,慢慢進到比較好的狀況,甚至促成開館第二年,葉石濤和鍾肇政在文學館有一次「北鍾南葉」聚會。之前就有辦展覽,展覽後請他們聚會,當時陳水扁總統也到場同賀,是他們八十歲時國家給他們很大的榮耀。當然不是一切都那麼順利,因為要在開館週年10月17日這一天進行,那是台灣文化日,文建會那天也要總統去,作為下級機關也要邀請總統來,文建會那邊一再說我們請不到總統,我們就說不管怎樣也要試試看,最後順利請到總統來。後來在第5期館訊有以「北鍾南葉」聚會做專輯。

像這樣的一次活動,我覺得算是很可提供後人回憶,我們看到時代在變化,這些都是歷史,以後不管怎樣都會回到歷史供後人來評斷,只要你當時做得一切問心無愧,一切秉公處理,人家如何評斷,那是人家的事,講這些話其實很有感觸。我當時遭遇的其實是比較能實現理想的年代。

在台灣文學館兩年,和大家的共事,是我一生中很美好的回憶,祝福文學館未來能更 壯大,也很高興有機會回來館內跟大家分享經驗。**又**